

山路车事

◎宋扬

老家乡村的山路,曾是货真价实的机耕道,最初只能跑跑拖拉机。后来拓宽了一点,又打上了混凝土,对见惯了大城市六车道、八车道的我来说,还是觉得它窄。因为窄,在山路行车也就衍生出一些故事来。

故事有时是舒缓的。

某家人办喜事,车就停在道路中央,一停可能就得耽搁二十分钟,大多路过的司机却并不恼。那就熄了火吧,接上新郎递过来的烟,两根,点燃,慢慢看从婚车上下来的新娘子也是一种享受啦!你在城里开车,也许绿灯亮时起步慢了半秒,早有喋喋不休的喇叭声传来,那架势恨不得从你车上飞过去。然而他一开进山路,也许自己就慢了下来。车速慢下来,心也慢下来。开在山路上的车主不用担心上班打卡的时间节点,不用担心即将迟到的娃娃,不用担心等待自己的合同。这样的路,是不是有了几分闲适呢?

故事有时是温情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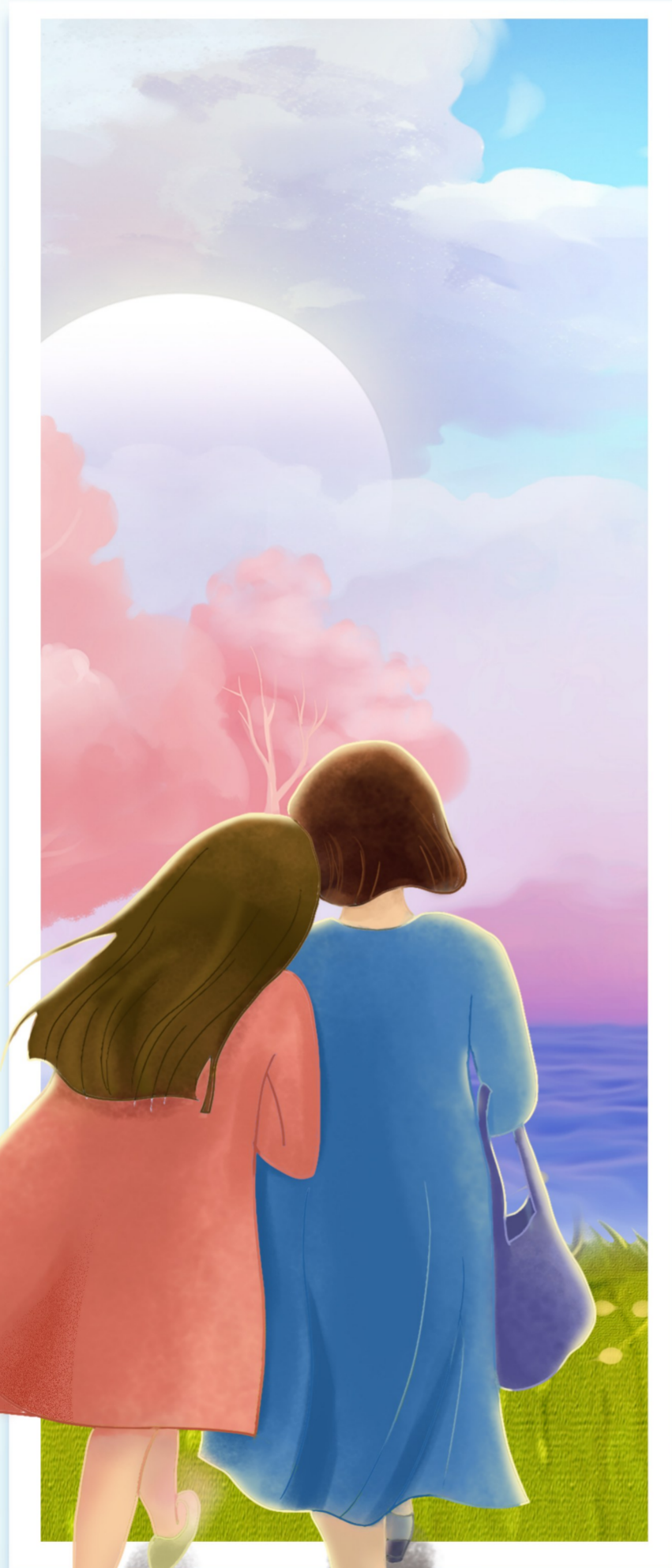
某天的凌晨五点,我一个人从村里开车赶到镇上亲戚家,与车队汇合后准备去迎亲。二十几里的山

路,空无一人,棵棵树影如同鬼影森森。我曾无数次抱怨城市道路变成了停车场,无数次庆幸错过高峰在高速路上奔驰得酣畅淋漓。然而那一刻,我竟无比渴望有一辆车迎面而来。

你总是渴望拥有更多,独享更多。给你一片沙漠,够大够宽了吧,你感受到的却不是温情。

初行山路的人一定抱怨不好错车。时间长了,错车也有了默契,有了智慧。有一次,我刚过一个拐角,看见与我同向而行的车正在找空位避让来车。对面的司机一看我们这个方向又加了我这个车,几乎没有片刻的犹豫,他一个倒车就退到岔路里。我们两个车鸣笛离开。鸣笛是表示感谢。大车让小车,方便的让不方便的,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,那些在高速出口排队时加塞的车主也许永远学不会。

阿来在《草木的理想国》自序中引用帕慕克的话说:“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,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。”山路车事也许微不足道,仔细想想,也有点意思。您说呢?



行走的簸箕

◎董国宾

远离乡下的日子久了,自然会念物思旧。就像一叶草,枯萎在时光里来年还会再生,行走的岁月中,簸箕这个离不开的行李,在思想的跑道上也会复归。

稍一回头,簸箕就出现了。娘在临水的院落里簸苞谷,抖动的簸箕一上一下,一小堆苞谷在空中便散开了,一粒粒苞谷欢快地争相往上窜。这些小苞谷粒跳起落下,还没站稳脚跟又跳起来。轻舞的谷糠一阵快活之后,飘到地面变成一片银白或灰蒙,苞谷粒也复归原处。勤快的娘细心地挑去簸箕中的杂质,一簸箕苞谷就处理干净了。接下来,娘照例坐在院子里忙个不停。

簸箕,扬米去糠的工具。乡下人用簸箕簸粮米,先把混合物置于簸箕中,双手端着簸箕不停地上下晃动,比重轻的秕子或糠就被簸箕扇出的风吹落。旧时光里,远居乡下的娘用这种簸箕打磨生活,一抬手,一点步,都铭刻在我的脑海里。这些在曾经的岁月中打捞出记忆光影,像一个击不碎的梦,在时空的酿窖里越发隽永和光鲜。

簸箕,农村家常用具,用竹篾或柳条编织而成。三面有沿,一面敞口,周边凸起。底层为粗篾片,紧密的人字纹或回形纹。不仅实用,其形如陶耳,动之生风,看一眼就能走进心里去。在乡下,簸箕也可用来晾晒柿子、花生、核桃、花椒等作物,甚至可用来养蚕,农家人家家必备此物。从乡村走出的人,更感到簸箕的不可或缺。每到谷物新收,各家各户的簸箕相约走出屋子,在一处处简陋或宽敞的农家院落里起伏,一阵阵轻风过后,轻舞的谷物杂屑纷纷而降,小村落忙成一片。

远去的时光里,我把记忆的碎片缝

合起来,一件件耳熟能详的物事就茂密成如盖的绿荫。我家的簸箕枝杈分明,挂满了鲜亮亮的绿叶,在浓稠的岁月中迎风欢舞。暖心的回眸里,娘的影子忽而抖动不停,忽而坐于院中小凳上,腿上放着簸箕,用手不住地扒拉着,或又从那一碗多的麦粒里挑拣杂物。我家的簸箕是娘的簸箕,还是我的童年,娘总能从我家的簸箕里,变戏法似地给我拿出好吃的东西来,从小我就对簸箕产生出浓烈的喜爱和好奇。那天我一放学回到家,娘就一把把我揽过来,指着藏在簸箕里的一大把枣子说:“娃,娘早给你准备好了。”又一天,娘掀开簸箕上的盖布,两个圆滚滚的小香瓜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年幼的我朝娘挤了挤眼,拿起香瓜就咬了一口,香甜的滋味和簸箕的形象便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了。

簸箕,扎根于乡土,依恋在娘的时光里。自从走出乡村,我就看不见簸箕了,但我仍会在博大广深的文化里,寻觅簸箕的影子。宋代释绍昙《偈颂一百零二首其一》:“正令全提,无在不在。簸箕有唇,洞庭无盖。”宋代释绍昙诗中,形象地说到簸箕。簸箕本为乡下人离不开的用具,还有丰满的意向呢。唐代锺铉《前定录·刘逸》中说:“我读《金刚经》四十三年,今方得力,就初坐时,见巨手如簸箕,翕然遮背。”这段记载,将农家人的簸箕作为拟物,刚一读完,我就忍不住复读起来。

簸箕,对我来说已为旧物,但在乡下,必不可少。行走的光阴里,我最想说的就是簸箕。簸箕,簸箕,这个农家扬米去糠的用具,亦可作为我播扬思想杂物的恰好工具。新时光的步履匆匆有声,我的行走常有簸箕相随相伴。

素暖芦花

◎刘中驰

晚秋的底色是素净的,冷风四溢,轻寒如烟,在旷野,芦花立于岸边,如精灵,倜傥风雅。滩涂岸边,清风摇曳,芦花最深处,浪静风恬,细节疏芜翠秋烟。

夏日的芦苇茂盛,浅滩的芦苇根上,龙虾侧爬在杆上,露出绯红色的虾壳,我和小伙伴们悄悄地守候,轻轻地用网兜兜住小虾,一个下午便有颇丰的战绩。芦苇丛中有很多鸟巢,多是水鸟的窝,掏鸟蛋也是儿时一大快事,装在袋中的鸟蛋最终不知丢在哪里,但寻找的过程让人兴奋不已。只是儿时不知生命的可贵,只图一时欢愉,就像不知这芦苇的沉默、清美一样。

宋人王十朋说:“芦花两岸风萧瑟,渺渺烟波浸秋日。”秋风起,芦花白,四野八荒,浅黄的芦花勾勒出了苍茫的醉美,饱满丰硕,在萧寂空旷中坚守温暖的底色,如旗帜般浪涌。

喜爱芦花,柔软似棉,但骨子里又蓄满了沧桑与蓬勃。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。”项羽羽在江畔,芦花飘荡,凄美至极,英雄陌路,收尽了历史的苦痛。李清照何尝不是,独自飘零,如芦花,孤寂纯洁,飘摇傲立。汨罗江边,芦花蓬勃生长,浩荡飞扬,披发悲壮的屈原,仰天长问,离骚曲奔涌胸襟,为民难,思君忧,纵身大江,诗人精神永存。芦花仰天,温暖和煦,独守江天,心存暖意,世间便不清凉寂寥。

满川霜月浸芦花。芦花天生为诗意而生,它只适合安静地待在诗中,秋烟迷离,透过层层水色光影,落入眼眸。碧天如水,寒云西风,脚踩霜迹,只为满目

芦花清月。芊芊芦花,无拘无束,倩影玉立,为水月而生,攀水逐月与白云缠绵,如诗如画,蓬勃着生命无垠的悠远。

芦花是通人性的,和村庄厮守,与村民为伴,芦苇杆扎篱笆墙,铺房舍,进院入室,与人们温暖相亲。每年秋天,手巧的母亲都会给人作何蓬松暖人的芦花枕头,我帮她采芦花,一渠荡的芦花呀,想着自己会飞,在软绵绵的芦花上撒欢,累了,美美地睡上一觉。采撷一篮的芦花,被母亲缝制在布袋里,枕在头下,轻巧柔顺,一整夜都是温暖宁静的梦乡。

那几日来了兴致,在河边剪下几枝芦花插在花瓶中,家瞬间变得宁静幽远了许多。懵懂的女儿问我这是什么?我告诉她这是芦花。她不解,为什么芦花不香,一点都没有花的样子,不漂亮。的确,芦花能叫花吗?它没有牡丹的芬芳,没有玫瑰花的娇艳欲滴,可从古至今,人们还是执意地唤它为花。它是“江清日暖芦花转”的恬淡,在微凉秋风里,倾颓全身的彩色,素衣,静心,浅吟绽放;是“芦花千顶水微茫”的大气辽阔,秋色满江,恍似游仙梦,绝色芦花揉碎如烟往事。芦花是一抹明亮的喜悦,少了孤傲,少了繁杂,少了纷闹,枝头挂满了光阴的平和与四野的静逸。

平沙矮树,溪烟荒岸,晚秋的大地,平和,静气横生。清瘦的芦苇,近水而立,一片片,旺极而生,微风拂过,天地间,尽是芦花摇曳的身影,齐整划一,堤草芦花万里秋,宛如画境,简单地美,平静地喜,是不争的深情与千年的清思。

窗外(三章)

◎方华

秋莹

夜里,关上窗,但似乎仍挡不住生活的喧嚣。

熄灯以后,突然发现窗户玻璃上有豆粒大的一点亮光闪动,起身走到窗前仔细一看,原来是只萤火虫,感觉很惊讶。

已是仲秋的天气,即便是在乡下,萤火虫也是很稀少了。何况这个小精灵喜欢生活在潮湿的水畔草丛,它又如何飞越这重重高楼,来到我的窗前的呢?

萤火虫在窗外的几盆花草上起起落落,在黑暗的背景中划出一道道轻盈而亮丽的弧线,当它停落在叶尖或是窗玻璃上时,那一闪一闪的荧光似乎在昭示着什么,让久居都市的我想起了童年,想起了乡村,想起了夜色中安谧而宽广的大自然。

萤火虫的生命据说只有十几天的时间。这只小精灵在如此短暂而宝贵的生命历程里,却穿越阑珊的灯火,在秋凉如水的深夜飞临我的窗前,难道不是生命中的一种缘?不是大自然施予我的一份特殊的馈赠吗?人生有时就在那么一点荧光的闪烁下,心灵突然被照亮。

珠链

每从文字堆里抬起头,将疲劳的目光投向窗外,那十几根粗细的黑线总是扑入眼帘。这十几根从窗口穿过的电缆线,如此的障眼,令我生厌。

窗外是一个花园,花红叶绿,生机盎然;远方是一黛青山,草木葱茏,云遮雾锁。锁致好的话,感觉窗外的风光就似一幅生动的水墨,而窗口就像是一副天然的画框。只是,那十几条黑线好比是谁恶意在画面上的涂抹,惹人心烦。

那天,依然从一堆材料里将昏花的眼光抬起,投向窗外,那十几根电缆线首先进入视野。突然感觉眼前一亮。原来,不知何时外面已经下起毛毛细雨,烟雨朦胧中,那十几根电缆上密密地挂起一排排水珠,像一条条水晶珠链,晶莹剔透地悬在我的窗前,让我惊喜异常。

有风吹过,链子上的水珠串串跌落,我的心中似乎听到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美妙之音。也就在这份美好清新的感觉里,心有所触:原来,生活中那些看似寻常,甚至丑陋的事物,在某一时刻、某一特定的环境下,也会给我们带来愉悦和美的享受。

再看窗外的那十几根黑黑的电缆,不再有厌烦之心。事物的美与丑,在于我们的发现,在于我们的心情。

坚守

沉闷而无聊的会议,坐在会场内百无聊赖,有点昏昏欲睡。偶抬起沉重的眼皮,瞭了一眼窗外。

猛然看见,会场外的一棵大树上,有一只白鸟翩翩栖落于茂密的枝叶间。凝神细看,哑然一笑。原是那棵高大的广玉兰树上开着一朵白花。风动花曳,真宛如一只白鹤在枝头敛翅梳羽。

精神为之一爽,倦意立消,有淡淡的诗意图头涌动,竟觉生活如此之曼妙,之美好。

已是秋日,窗外的这棵广玉兰曾经繁花满枝,现在,竟还剩下了一朵。这最后的一朵广玉兰,最后洁白的绽放,最后的坚持,让我如此心动。

生活往往就是这样,在你深觉无聊乏味的时候,或许就有一朵纯情与美丽,在为你坚守,为你绽放。

生活中的美,或许就在你的窗外。